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3148
19



14
3148
19

木下中也代
1991.9
寄贈

91-0686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振藻垂聲記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世後
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為談助還許下見稱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
猶不欲其虛歎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眾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牴牾因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旨
言好澶漫而澹岩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蔽帚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
其於眾流百氏一一啟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於吊詭侈曲學轉相訛廣而失真迥創題鑄意所著達遇迄自紀
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紛紜復運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
凡九其事彙其法嚴其言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人誦之
冷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殖錙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塞明月夜光無
因而至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
制乎王之謹乎眾誅而不失迨鎰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
市之明矣械易圭機易璫尺為輕寸為重而一市人皆眩窳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
之謂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

論衡目錄

-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 卷四 書虛 變虛



漢書

論衡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卷十四	狀留	寒温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卷二十一	死偽	論死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明零
		商虫
		治期
		齊世
		驗符
		論死
		謹告
		順鼓
		講瑞
		超奇
		謝短
		答佞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論衡總評

晁公武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知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為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温厚爾雅及其東也已哀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高似孫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天證數人事析物理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王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覆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文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

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書尚爾况他書乎袁宏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石多玉寡真者為珍龍

少魚眾少者為神乎充曰文眾可以勝寡者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為可貴矣子所謂之精數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陳振孫曰充肅宗時人為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

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為奇

王伯厚曰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問所鄙而答以警頑舜神惡

禹聖威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何云名勝仲字曾卿丹陽人亦曰充刺孟子

猶之可也至詆罪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說駭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論衡卷一

漢會稽王充著

江寧顧汝璉校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常喜宜讀作伯嚭俱事夫差常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

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推衡折軌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濁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粗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粗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

論衡

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媼母無鹽是也媼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語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爐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爐以炙溼衣時扇以扇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業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故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為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求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掩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魚之精陰慶絕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口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

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肖至秋不成不肖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肖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疏薄疏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材高下不能鈞同同時竝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忽則疏遠疏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眾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迂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挂容體蓬蒿之黨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譽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汗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曲曲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天羣吠吠所恠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生以俊傑之才為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今無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

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遠除多佞是故溼堂不洒
塵車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臚里陳蔡可得知而沈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
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
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
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
未嘗滅也埜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
奇見噪以過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
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繼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
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以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
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
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
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
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
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
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新加勉
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伐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

而遇湛新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新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
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
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
無官懷銀紵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
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
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
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富貴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
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
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
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
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
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
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
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
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
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
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
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

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
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
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
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侯時不必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
在川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
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
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
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
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
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
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燠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
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
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
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殤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
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殤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
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

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
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溼下者夭何則稟壽
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
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
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
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
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云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
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夭者百歲之命也以
其形體大小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
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
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任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
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五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
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
壽人百歲之壽益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
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
老子二百餘歲邵公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死足所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轆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積瘀結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嘗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徵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嚴牆之下為壞所壓踏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過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傾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知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倖幸之徒閔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受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累金負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旋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子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忍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忍等然文公魯人得

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主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鋸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漂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此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傲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跡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眾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戶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八豈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

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
 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
 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
 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眾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眾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
 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盛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
 子夏曰死生有命當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當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強之性則
 氣渥厚而體堅強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
 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
 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
 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貧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眾星地有
 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
 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
 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
 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
 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
 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
 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
 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

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
 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
 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
 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
 長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二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
 姪婦食兔生子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
 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
 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
 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
 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
 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若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美
 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
 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
 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坑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
 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
 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
 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
 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

漢魏叢書

論衡

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治者用銅為杵杵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散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治者用銅為杵杵形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杵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治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煇煇乃可大小短長人莫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爐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煇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雖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莫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見字有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鵝雀為蜃蛤人願身之變莫若鵝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絲理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如來反願身變者其牛哀之為虎絲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孝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蠶蠶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蟾蜍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蟾蜍凡諸命

三

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焚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者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形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埴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

漢魏叢書

論衡

乙

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承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突岐道墨子突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子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聞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幸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豚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豚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闡導熾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壤培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培者性惡深耕細鋤

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鑿鑿地以埋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鑿則天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鑿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鈺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束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鈺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舍五常之性賢聖未之孰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瓊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珠玉也然而道人消燂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瓊琳琅玕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摩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鈎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能龍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威氣阻戰為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人馬仰林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類以鈎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

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嚴之閒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從急燕鷲投以莊嚴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子緩帶強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子之名可得參也貧者宅屋不具牆壁守守達人指言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郭為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郭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郭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佗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昔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

制稱善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古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貞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姪二十月而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天率諸侯諸侯歸之教能罷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龍水治東流地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堯出不觸土害一有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譽之服坐息帝嘗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真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啣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損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淪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噓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為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白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旦視白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

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鈎夫人身長七尺帶鈎其要鈎掛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吋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鈎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鈎中矢觸因落不跌中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鈎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齋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為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跪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素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負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穎性好用酒嘗從王姬武負黃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怒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地媪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授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

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明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皇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明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身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眾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召功曹吏充蘭史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下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是歲有禾出生景天備火中二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一有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項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之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當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

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與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當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祇當效周厲通閭積穢似當喪周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寢似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關雎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其僮謠致關競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朋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屋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囚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卧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晝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作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夫

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榮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穀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沛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混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候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頰頰戴午帝鬢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偻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屑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鑿免於鉄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淮龍顏美鬢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遇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擇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二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微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

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僕畜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僕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孽速熟之穀高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於富貴察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僅衛媪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答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一有日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勦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思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賭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

鼎不在陪側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
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
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
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寧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
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無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
準長目鸞鵠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
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
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眾多非一皆有其實實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
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
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
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僕僕若喪家之狗子
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
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為雀則
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
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

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
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
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
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
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
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
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
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
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
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
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
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雌雄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節骨疆疆則雄自率將雌非生長
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
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莖葉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
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
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
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
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

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命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聞於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眄以人微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乃敢起也然則文王亦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默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眄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於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會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退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奸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一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必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

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所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交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璧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合之青赤也丹朱商均染已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及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

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成就故種樹之戲為之驗夫孫卿之言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得為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騶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亦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

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得欲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蠅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鑪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下形鑪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埴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然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為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鑪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物多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咬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蟻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

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
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
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
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
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逐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
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
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
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
最較著按龍虎交不相賊烏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
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頰利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
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及相賊矣夫人以及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
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
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鴉之啄鵲雁未必鷹鴉生於南方而鳩雀鵲雁
產於西方也自是勛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
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詘弱踉蹌蹇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戰也利劍
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勛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
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蠅皮博勞食蛇蝮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
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于犬獼猴服于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

牛為牧豎所驅長角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于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意以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
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閻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
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服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
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于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者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
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真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閻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閻背而生天之生
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故禹母吞意以高母嚙鷺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
生宜皆從口不當閻背夫如是閻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及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
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子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蒼莖以草也燕卵鳥
也大人跡土也三家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
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氣于鴈
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莖以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
尺之形乎燦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已巨跡之人一鼎之燦銅也姜原
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
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馬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于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
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

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
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于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于庭吐糜于地龍亡糜在積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鬪
化為元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元龜與人異類何以感于處女而施氣乎夫元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
國以亡以元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
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能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能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
罷晉二卿之先祖也能罷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于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罷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
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罷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辰病化為虎人化
為獸亦如獸為人元龜入公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
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于天猶蟻虱生于人也人不好蟻虱天無故欲生于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
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于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稟高后稷不聖如聖人
皆當稟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
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
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
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妣非燕子意以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意以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
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辯儒生是古
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于龍夢與神遇猶
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
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當貴之命龍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

也光武皇帝產于濟陽宮鳳凰集于地嘉禾生于屋聖人之生奇焉吉物之為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
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按帝繫之篇及茂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
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于水夫如是言聖人更
稟氣于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
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于物則效
于夢矣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
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真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
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
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
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
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其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
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貧封侯伯夷委國餓死不嫌貧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况小
小難以况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貧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
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實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
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

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真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子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履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子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唾螺遠也按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閭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閭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為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

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大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為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聖賢之才莫能說若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稽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膏瘠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聖人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眾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索投之於江子胥志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志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道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灌汁灌從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

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惠也仇讐未死子孫貴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子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惠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勦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勦力消絕魂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竟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羹道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豈越水往來以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感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始小淺狹而水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濤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谿谷為瀨者乎按濤入三江岍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岍淮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湘水之壑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啟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

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網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為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有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米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謹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間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將宴之時何以

得一有所九國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十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諛遠賢公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樂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人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竈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屨攝帶天子之授戴天子之冠負衣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哀南面之坐位也負衣南面鄉坐衰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變一足宋丁公鑿并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變為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眾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冀一作冀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椽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并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并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并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并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肩服婦

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鈇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額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刺客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琊北至勞畝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于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處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甯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則延命延命則景公為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之祐矣此言虛也 則皇天遷

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讓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聞不貳其命若之何讓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讓焉若德之穢穢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讓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彗穀之生朝高宗消彗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

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善徙之實未可信用人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駭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洪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為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

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按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以對不為君薨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天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二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

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天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鸚鵡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鸚鵡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竟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政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鸚鵡之語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鸚鵡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聚而去夏王橫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聚流于庭化為元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至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生生則厲王不得不得惡則國不得不得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端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也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氣也亦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麟野獸

論衡

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為吉祖已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秋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莖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莖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莖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當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庶君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述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謹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為災或為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善見國之利而忘君安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者此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死夫地遠左輪審為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宜疾慶今獻公不死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也或時地為太子將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凶之實夫桑穀之生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有黃龍負舟舟中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我受命於天竭力以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何足以滑和視龍猶善乎夫暢草可以燻釀芬香暢皆為吉而禹獨謂黃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莖也夫以桑穀比於龍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尚為不吉殆有若黃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亡晉文公將與楚成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柄以問咎犯咎犯對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成王博成王在上監

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記者皆云天雨穀者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夜哭此方凶惡之應欲則不思而欲我行之殆吾欲而和且猶謂之善况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者穀之道也何以謂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猶為重厚况遺人以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帛布猶成穀也賜人與蛇遠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實吉祖已以為凶禹南濟於江草生於周之時天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之物也與彼桑穀何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草生於周家肯謂之蠱蜺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達者將祭灌暢降神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災之類不殊矣然則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衣衣以人宗廟為朝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公太子至靈臺蛇遠王戰於城濮晉星出楚楚操其君之子蛇遠車輪左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天桑穀之占占為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說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得射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

漢魏叢書

論衡

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
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
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
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歐地與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
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
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
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相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
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
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
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
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
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精神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
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
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
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
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
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

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
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
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
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
害者人也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心
亦動二子懷精故兩王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已狂人
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
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賭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
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
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
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
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
勞也湯因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
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佑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
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
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
漢世實事之久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
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

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衣者不知惻但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非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寶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燭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行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行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行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嘆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亦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觀見信以為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

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嘗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巴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元鶴八自南方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呼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同耳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林元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罪余一人天下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痲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且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羣一作羣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况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之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

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
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
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
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
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
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通作書天適雨粟
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
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
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皆由雲氣發於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
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
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
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
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
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
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
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元雲實也言神棲
崑崙又言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
變神農之槁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

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元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元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
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
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斲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夔龍御龍龍常在
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為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
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太益殆不鑿井龍不為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
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為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
崩壅河猶人之有癱腫血脉不通也治癱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呼嗟
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于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時將洪水變大
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
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
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
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
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
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縞素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
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新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
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
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
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亦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

漢魏叢書

論衡

聞其母歌心動開闕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闕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以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為緜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聞蛇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聞蛇能不入其舍乎聞蛇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聞蛇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於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者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謹而行誅乎則庖厨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恐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按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謹蛭庖厨監食

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為也惠王通謹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依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法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于菹中大如蟻虱非意所能覺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眈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謹不肖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謹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非為推不忍之心以容人之過必眾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而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積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耶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徒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疆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眾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

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之旨何益于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目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也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王嘗言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反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樂紂不天死堯舜樂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跡也迹生時行為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按穆公之靈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眾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二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發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子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為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之有過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殖醢早死殖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思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言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眾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

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歎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死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眾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地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地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天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積怨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眾同車共船千里為商至潤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

骨墨不莖在水為魚鼈之食在上為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貧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為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為食加以渥漏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軍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印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印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印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印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印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阮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阮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兄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過唐堯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

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黃邱訢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為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為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為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為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為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為保蟲之長龍為鱗蟲之長俱為物長謂龍升天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為神今龍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為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為之長龍為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適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正上不及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地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地游霧雲罷雨霽與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為蟻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

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魃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對諸饒川饒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后章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重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水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雲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陰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當正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為天用何以死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

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為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証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狂狷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者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以為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取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紫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之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長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曰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

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人君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子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雨者以為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

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泮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子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卧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泮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泮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泮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不為體傷泮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淨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榮感楚王英使食不淨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曰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泮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聞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太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太惡飲食人不潔淨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淨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關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久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推并擊之

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為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筭簞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踏履安得而為雷或曰如此因為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為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為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為神如無形不得為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踏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踏於地安能為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軾或鬱律嶮壘之奇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之音也魄然若裂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軾校軾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鑪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治工之消鐵也以上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入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

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為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天所能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為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為罰過則君子何為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人聞大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呼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為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謚乎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不離衣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恬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

稽之山無以異也

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便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

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為鵝雀入水為蝦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髣髴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孰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伏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燠魚鮮煮之熟也燠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腥猶少壯燠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今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入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徒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秋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有殺回一實也世見其書深窈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元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元準鴈頸

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樵然下其臂遜逃乎碑下教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教為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已教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教為反乎若士者悼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為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峻岵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麴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實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比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教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而乘雲盧教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蠶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教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眾遠去無道得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竝聞當時竝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况盧教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妻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不若月之旁其寒淒淒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何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

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子言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別與虛教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擊文擊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擊也太子曰何故文擊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擊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擊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擊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擊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擊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擊嬰之三日夜顏色不變文擊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上使覆之文擊乃死夫文擊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擊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類也文擊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擊擊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擊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擊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不揚烹文擊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擊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怪文擊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擊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擊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貴死也傳言升天淮南生反書言度世

世好傳虛故文擊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間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眾俱死愚夫無知之入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學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矣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為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鈎多能名之可復謂日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

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所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上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饑而不壽矣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噉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自樂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

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矜若矜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其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固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因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紂紂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鈎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

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亦鳥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威於紂天下畔秦且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眾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祭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言之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者宜盡百千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

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眾多是缺文王之廣賤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醜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間德將母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正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嘗言為長夜之飲生在深室之中閉宮舉燭故曰長夜今生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有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有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有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酒覆酒滂施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正懸肉為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裸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正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

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約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侯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侯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性侯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侯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間言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志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捐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臺下東郡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諫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間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

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不言盡誅其間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眾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陳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為字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眾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十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宏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刎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

參言其自剝內哀公之脛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李廣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能渠養由基李廣石不審無實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推為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鸞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鸞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鸞以象鸞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常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 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為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

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卒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樂義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羣戎要擊於峭塞之下足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足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眾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眾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眾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難為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文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以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鳥薦食其公未聽禽鳥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鳥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勿頸樹鋒刺曾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鳥

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擣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過銅柱能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于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于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采夫言不窺園采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采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母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當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為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甕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

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鑄也雷鑄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案本事實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嫪毐王赧王惶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王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人入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景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時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王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為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為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王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王社去皆自有為然鼎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祭紂之時矣秦亂無道莫過祭紂祭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祭紂留無道之祭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狀軍摻人眾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為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同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神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大言將往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一

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寶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問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寶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寶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言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者今恍惚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邦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其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儻耳焦僥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履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順一有天地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於千億言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眾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命封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眾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聲聞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方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為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言無孑遺無蓄積扣心思兩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原困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

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易曰豐其屋部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庶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戾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言闚其少人尚書言無以眾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枝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不及木或持竹杖皆謂不動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眾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眾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為人父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為君子人有禮義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堅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為郈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一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莫其警

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柱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上朋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膏盛糧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也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本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復迷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

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願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造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道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宏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問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子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勅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腹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任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又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治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絏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絏何則諸人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治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絏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眾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 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治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 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顏淵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

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為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如何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案我書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子何誅是惡宰予之書寢問曰書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更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我能更與否 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予改是蓋起宰予書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書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書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急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書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為收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書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大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書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

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全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寤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夫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嘗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厭天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

